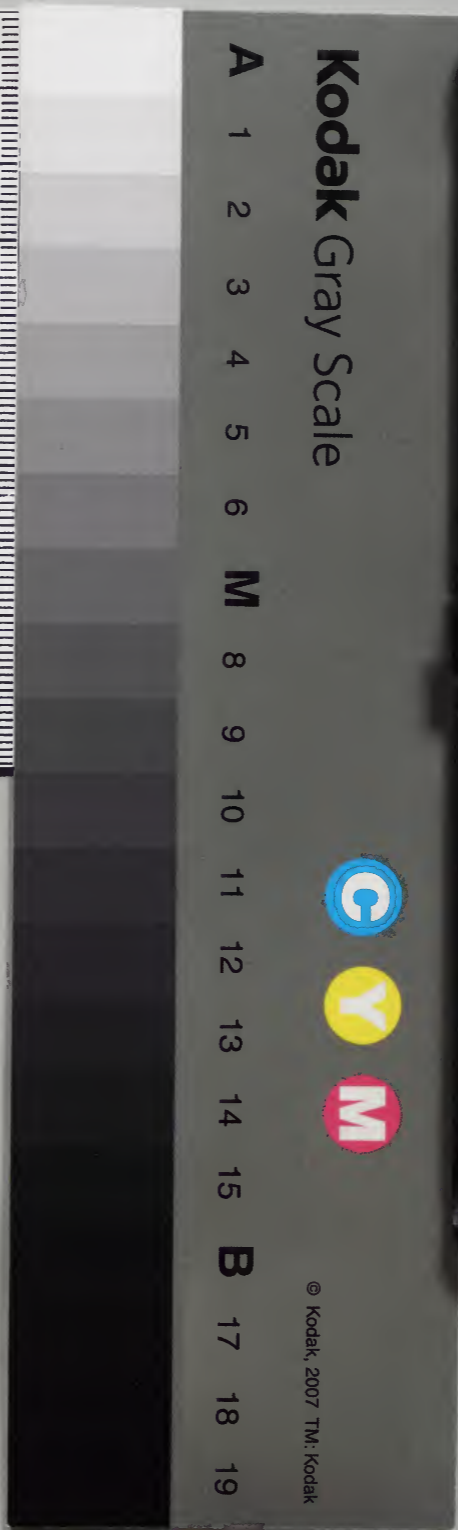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傳三



庫文閣内			
手 六 二 函	九 三 三 二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332
冊數	56 (19)
函號	282 11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淺草之庫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囂傳 囂音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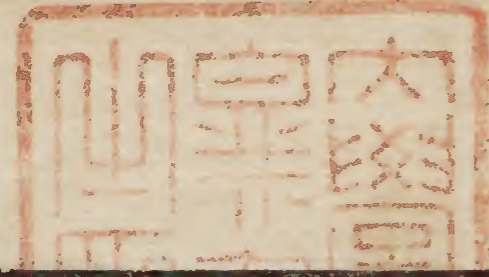
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 莽

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

二十八公每下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十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

人揚廣翼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



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

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恭鎮戎大尹平襄

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崔

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蹇素

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蹇辭讓不得

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蹇言者乃

敢從命眾皆曰諾蹇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

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蹇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

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

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蹇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本

宗世宗蹇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

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

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牽馬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灌之

全當作今

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臣照按蕭該音別字詰鋌即題音行

啓及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盤為題據下文云

題不濡血明非益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

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諸水東山刑

白馬單于以徑路力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

犁飯七也撓攪也以此七攪血而飲之全亦奉

盤措匙而敵也以此而言鋌即是字錯置也

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

天道與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也殛誅高

祖文皇武皇禪殿命殿宗受兵族類滅亡

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

濡血敵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雍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

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

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列牧部監郡奉

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奉以周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

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

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

氏卒正伯氏連率午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

如太守劉放曰大尹尹隊大夫案王莽置

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

一尹字又註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

二字部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送

當作郡也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

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欺惑

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莽乃曰

尊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

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戲弄神祇歌頌禱殃戲弄神祇

為祥應也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儵欲來

迎我也歌頌禱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

十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楚越之

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

多竹故引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

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

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

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

飾之前書說符侯雀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首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

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而莽下三萬

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

六歲一改元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

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

莽分封郡縣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

田不得疆界也規銅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各山大造

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日皇帝太初祖

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日齊敬王代祖昭廟三

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

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二丈高十七丈餘

之為銅薄櫺飾以金銅瑠文窮極百工之巧

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歆曰

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與作不專在土

也又註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發冢河東攻

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劫丘壘此其逆天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

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

車赤轂白蓋赤帷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

從騎四十人法冠一曰柱後高志曰

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

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

夏斬人此為灌以醇醢裂以五毒反收忠宗

族以醇醢毒藥白刃政令曰變官名月易莽

郡官各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貨幣

至三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

書諸挾五銖錢者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非井田制投四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

賣鹽鐵器鑄錢各山大澤此謂增重賦斂刻

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

其簞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亂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

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

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徒隸

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

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

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

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

邯恐怒不附莽諷牂牁太守尹周散詐殺邯邯

弟承起兵西侵羌戎東摘濊貊靡恬傳播等

攻殺散未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

皆土出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

海之瀕滌地無類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

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入之大罪
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顛踏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
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
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
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興滅繼絕封定萬國
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敗句町王為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然後還師振旅
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
橐弓卧鼓周禮日出曰理一兵入曰振旅詩周
臥猶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
既安其業則無責也昭乃勒兵十萬擊殺雍
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羊向莽從弟
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

皆無叛者。昭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昭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昭及崔義等。昭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昭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也。而大事草創，草創之初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

陵人，以與昭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

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

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後又並會羽

翻比肩。管仲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無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考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也。誠自愧也。

雖懷介然之節，欲繫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旬踐乘偏舟於

五湖曰：備舟，特舟也。又責謂以其罪責也。史記：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主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備舟於江湖。○劉敞曰：備舟，按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備字。谷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

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

願將軍勉之。昭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

欲叛歸，昭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昭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

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昭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更始不聽。諸將

欲劫更始東歸，昭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昭，昭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

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更始不聽。諸將

欲劫更始東歸，昭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昭，昭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

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

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鄧曄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

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平

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

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翼顯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為掌野

大夫平陵范遂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

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申屠

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醑

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

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杜

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將馮愷引兵叛禹西向天水鄧遂擊破

之於高平縣名今原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曄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鄧遣將軍

...

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關

勝各屬安定郡今原列平 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踞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

年踞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踞復遣兵佐征西大將

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用之德可謂至德 但駑馬鈇力不

可強扶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乃為鈇言駑馬鈇力不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齊于燕

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立市市人莫之知

往見作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

市市人莫與言願乎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

請獻一且朝之價伯樂知其言一且而價十倍也 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張敞書曰蒼蠅之飛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 隔於盜賊聲

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
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
務廣遠多所不服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
力角力猶如冷午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
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
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

書

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躑躅自以與述敵國恥
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
擊之狀帝以示躑躅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躑躅乃
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
未宜謀蜀帝知躑躅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統字也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躑躅來
款馬接相善故帝數使款接奉使往來

入朝許以重爵昭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
來歙說昭遣子入侍昭聞劉永彭寵皆已破
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
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鑿也而昭將王元
王提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
事元遂說昭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向上也一旦壞敗大王幾
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三

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劄
州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
武光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
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牧西河
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
西而內河左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
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

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

除與蚯蚓同失飛龍乘雲雲罷霧

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

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閒以昭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

書隨蜀騰傳也告示禍福昭窳客掾史多文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

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蜀復遣使周游詣關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持

珍寶繒帛賜鄭被盜期至鄭今華州亡失

財物帝常稱期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

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

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又詔期當從天水

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期復上言白水險

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又

多設支閔支一柱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

遂也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河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戰大敗各引退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巨蹕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

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蹕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河名因賜蹕書曰昔柴將軍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罷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

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報知帝審其詐遂遣使使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述為朔寧王欲其寧靜也遣兵往來為之接勢秋秋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述又令別將下隴攻述遵於涇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述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述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述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述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涇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牛邯軍

後漢書三

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上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自悉其本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金助，

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

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天漢、留營屯於長

安，遵知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

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血盟，為漢自經

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

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

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

數年之間，異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

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

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欲為不

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

垂涕登車，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

得延論議，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

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果

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李拒要
院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
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
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
公與管仲
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也使管
仲無忘束縛從魯也使齊
賊無忘其餒牛於車下也使齊
賊無忘其餒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
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
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
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

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
是颯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颯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
城各屬漢陽郡一名始昌
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拿李青保上
邽詔告颯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
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
王天下既
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
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颯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
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

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丞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羊傳云

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

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顯歸與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顯九年春顯病且餓

出城餐糗糒鄭康成註周禮曰糗熬大豆悲

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可上地一上安得入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

穰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與都

門名也有王元周宗立顯少子純為王明年

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

秦州伏周宗行巡荀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

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
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

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由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雷述困

于東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放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

徒字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

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

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躡援旗亂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

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

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

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

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甲區區兩郡水也以

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至使窮

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四方雄傑者皆棲集而有

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豐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

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嘆笑也。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

成帝末述父任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任為河南

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而述補清

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

隨之官。別郡有掾皆自辟除之月餘掾辭歸

白任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

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

言明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

察也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維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

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眾合

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詔無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

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副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

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

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於縣竹擊

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

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

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

王曰湯武之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夫時之霸

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遂曰吾亦

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度多往歸之

第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皆來貢獻李熊

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

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果

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

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女工之業覆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

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

朱反提音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襲斜

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

故基在今硤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

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

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

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主之聲聞於天下而

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

中

後漢書三

依歸述曰帝主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
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能者當
之王何疑焉述夢有入語之曰八八子系十
二為期說文云八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
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
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色尚白建元
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
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
部置河南尹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
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
日關城西南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將
有白水關也在今縣東北也將
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列皆縣名並
縣也江州故城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
在渝州巴縣西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
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皆拜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

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

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

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青程烏將數萬

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

異擊鮪胥於陳倉大敗之鮪胥奔漢中五年

延岑用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

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

劉放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走至南陽略

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

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

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

夔列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夔

州復縣案文招其故眾因欲取荆洲諸郡竟

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

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西方太守而乙絕

卯金也乙卯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翼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

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玄印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

言不足倣倣也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

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躡稱臣於述述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其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

宰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

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

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大王之業

以有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於戰

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何則前

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劉放曰案

併用在文勢不可隗躡遭遇運會割有雍州

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

震西州流聞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

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

而走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

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

七謂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主

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置居西無東

外而不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召攜貳謂來

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

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王氏即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

令甲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

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

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

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也。亟急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躡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甲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甲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

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節，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如駕屬車三十一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闕戟，皮軒，鑾旗旌騎，旌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

闈，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群

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遷，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戎

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隗，隗敗并沒其軍。

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隗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

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各屬南郡，故城在今破州，宜都縣西。因據荆

門。荆門，山名也。在今破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

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

巴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在今眉州，故城

帝乃與述書，陽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陳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
 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興並為
 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滅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
 下也頻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
 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

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
 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
 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
 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
 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
日冲星橋舊市橋也在偽建旗幟幟音昌忌反
今成都縣西南四里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擊破漢漢燔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軍
 至咸門咸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

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富大戰軍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曾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

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麋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麋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吊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等見獨行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

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

亦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至於後亡者

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

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憲遂能集其志計

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

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以高深自安昔

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及其謝臣屬審廢

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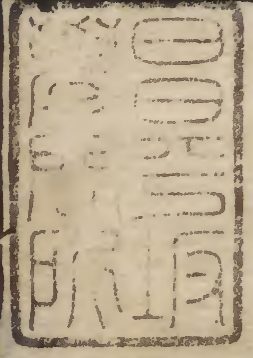
干寶晉

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在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平璧王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土漢命已還二隅方

跼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張 稟 同胡 大用 程 紹慶 校正

如東同位大無全色長少

翻天嫌亦甚平山幾許

養曰公然醫受財三對三歲命百數三朝

與之命與夫新首隨江去異日難升

